

中国文学编年史

清前中期卷

(下)

主编◇陈文新

本卷主编◇鲁小俊 董 磊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主编◇陈文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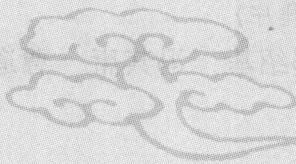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主编◇鲁小俊 苗磊

中国文学编年史

清
前
中
期
卷

(下)

靈中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编年史. 清前中期卷 (上、下) / 陈文新主编; 鲁小俊 (上)、
鲁小俊 苗磊 (下) 分册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6.9
ISBN 7-5438-4535-0

I.中... II.①陈...②鲁...③苗... III.①文学史—编年史—中国—清代
IV.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662 号

中国文学编年史·清前中期卷 (上、下)

责任编辑: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
张志红 邓胜文 杨 纯 聂双武
主 编: 陈文新
书名题字: 卢中南
装帧设计: 陈 新
出 版: 湖南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市场营销: 0731-2226732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邮 编: 410005
制 作: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电 话: 0731-2229693 2229692
印 刷: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(广东) 有限公司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 × 1094 1/16
印 张: 73.75
字 数: 1,635,000
书 号: ISBN 7-5438-4535-0/I · 452
定 价: 548.00 元(上、下册)

《中国文学编年史》编纂委员会

- 顾 问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
霍松林
- 主 编 陈文新
- 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
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
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

本卷撰稿人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苗 磊 鲁小俊



第三章



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乾隆六十年乙卯(1772—1795)共24年

· 引 言 ·

昭槎《啸亭续录》卷四《理学盛衰》：自乾隆中，傅、和二相擅权，正人与之梗者，多置九卿闲曹，终身不迁，所超擢者，皆急功近名之士。故习理学者日少，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，予前已具论矣。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，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，故在朝大吏，无不屏声色，灭驺从，深衣布袍，遽以理学自命矣。如李侍郎宗昉、黄给谏中模，往昔皆以声色自娱者，近乃绝口不谈乐律。芝岩会客，必更易布袍，然后出见，以自诩其节俭。亦一时风气然也。

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二：明季以来，宋学太盛。于是近今之士，竞尊汉儒之学，排击宋儒，几乎南北皆是矣。豪健者尤争先焉。不知宋儒凿空，汉儒尤凿空也。宗稷辰《沈霞西墓表》：乾隆中，东南收缴禁书，吾越相戒无藏笥，士竞趋举子业，故科目盛而学术微。其以余力读古书者，百不一二焉。（《躬耻斋文钞》卷一〇）

曾国藩《欧阳生文集序》：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禀善为古文辞，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于刘君大槐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！”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桐城派，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（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卷一）

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卷四：近来古文，天下盛宗桐城一派。其持法最严，工于修饰字句，以清雅简净为主。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，亦如王阮翁论诗，专主神韵，宗王、孟、韦、柳之意也。而自相神圣，谓古文正宗自秦、汉以后，唐、宋八家继之，八家以后，明归太仆有光继之，太仆以后，则桐城三家方侍郎灵皋、刘广文海峰、姚郎中姬传继之。此外文人，皆不得与文章之统。如国初三家侯朝宗、魏叔子、汪尧峰诸人，概斥为伪体，所见殊谬。夫文章公器，虽有宗派，无所谓统也。其入理纯粹，叙事精严，措词雅洁，运气深厚，法度完密，而意味高古者，即系文章正宗，初不以人地时代限也。必欲秘为绝诣，据作一家私传，不惟诞妄，抑且孤陋矣。此不过拾宋儒唾余，仿道统之说，以自撑持门户耳。习气相沿，未免可笑，殊不足与深辨。予《论诗绝句》中一首云：“乾嘉文笔重桐城，方氏刘姚各有名。我向蓬莱看东海，一盂不爱鉴湖清。”深于文者，当与吾言契合也。

徐宗亮《南山集后序》：桐城古文之学，自望溪、海峰、惜抱三先生相继兴起，区



区一邑间，斯文之绪，若流水续于大川，莫之或息，抑云盛矣。望溪以义胜，海峰以才胜，惜抱以韵胜，其后先名古文者盖亦多有，而不能不规规三家之域。（《戴名世集》附录）

方濬师《蕉轩随录》卷六《古文辞类纂序目》：本朝论文章者，必以桐城三家为正宗。望溪侍郎开其先，海峰学博继之，姬传郎中又继之。邓嶰筠尚书谓：“学庐陵而兼子固者，望溪也。学庐陵而兼长公者，海峰也。姬传文师庐陵而上溯子长，与熙甫皆神似而不以貌。”此论甚确。余则谓侍郎文，今之布帛菽粟也。学博文，今之锦缎组绣也。郎中文，才高识广，理境澈透，于方、刘两家外又别出机杼。近人颇有以薄弱少之，非知文者矣。

徐珂《清稗类钞·文学类·李氏兄弟之诗文》：乾嘉间，江左之操制举业，授子弟以衣钵，取青紫如拾芥者，莫如太仓李氏。李氏兄弟凡五人，曰锡瓚、锡晋、锡鬯、锡珪、锡康，皆登显第，掇高魁。刊有《映雪斋试牍》，其文皆揣摩风尚，清华流利，渐开道光以后靡靡之风。锡瓚字柘香，所选《能与集》，与晚年自号蘅塘退士所选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尤为脍炙人口。其于《三百首》，则自署曰“蘅塘退士”，盖晚年所辑也。二书皆制举家之圭臬。《能与集》为小试利器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则试帖虽废，而学者尤吟讽之。然见地故不高，以视沈文慤《古诗源》、阮亨《古今诗选》、曾文正《十八家诗钞》，觉卑之无高论矣。然《三百首》一书，至今不废，得毋取径不高，便于俗学耶？

昭槎《啸亭续录》卷五《汪瑟庵》：近日自朱石君讲论古学，时文中试者，多以填砌经典为贵，文体为之一变；其能以清纯取士者，惟汪瑟庵参政一人。

徐珂《清稗类钞·文学类·张黄黎吕之诗文》：岭南诗文学，推张锦芳、黄丹书、黎简、吕坚四家。吕最后歿。黄、黎兼工书画，吕逊之。吕为古文，张、黄、黎亦不能及。

延君寿《老生常谈》：海内近人诗，余所及读者不下百数十种，袁子才新颖，蒋心余雄健，赵瓯北豪放，黄仲则俊逸，当以四家为冠，余则各有好处。

尚镛《三家诗话·三家总论》：自明七子以后，诗多伪体僻体。牧斋远法韩、苏，目空一代，然如危素之文，动多诡气。梅村、渔洋、愚山、独漉诸公，虽各擅胜场，而才力不能大开生面。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，而才情学力，俱可以挫笼今古，自成一派，遂各拔帜而起，震耀天下，此实气运使然也。

陆葢《问花楼诗话》卷三：近日谭者于袁、蒋、赵三家各有微辞，然铅山雄直，瓯北排鼻，随园舌如莲，笔如剑，皆能于岭南、江左诸家而外，独开门户者也。

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卷二：袁、赵二家之为诗魔，较前明钟、谭，南宋江湖、九僧、四灵、江西诸派末流之弊，更增十百，实风雅之蠹，六义之罪魁也。至西川之张船山问陶，其恶俗叫嚣之魔，亦与袁、赵相等。若李雨村调元，则专拾袁枚唾余以为能，并附和云松，其俗鄙尤甚，是直犬吠驴鸣，不足以诗论矣。学者于此等下劣诗魔，必须视如砒毒，力拒痛绝，不可稍近，恐一沾余习，即无药可医，终身难湔洗振拔也。

袁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一〇：或问曰：“当今诗人，推两大家，袁、蒋并称，何以袁诗远至海外，近至闺门，俱喜读之；而能读蒋诗者寥寥？”纤纤曰：“乐有八音：



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皆正声也。然人多爱听金、石、丝、竹，而不甚喜听匏、土、革、木。子试操此意，以读两家之诗，则任、沈之是非，即邢、魏之优劣矣。”人以为知言。

林昌彝《射鹰楼诗话》卷七：蒋、袁、赵三家诗，论者皆以蒋为最，袁次之，赵又次之。余谓蒋诗，五七古苍苍莽莽，独往独来，为其擅场，然豪放有余，雄厚不足，其气味尚嫌近薄耳。袁诗早岁丰姿骀宕，有晚唐人风格，及召试鸿博以后，猖狂恣肆，诗格日卑；其《才子歌》及赠其门人刘霞裳诗，有碍风俗，颇失诗旨，无足取也。赵诗品格浅俗，如打油钉铰，此调断不可学也。

黄培芳《香石诗话》卷二：瓠北、子才一时并称。就二家论诗观之，固以瓠北为优。瓠北所著《十家诗话》能不失矩矱，不致诒误后生，胜于《随园诗话》矣。

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八：袁、赵、蒋盛负时名，而其诗实无可贵。洪稚存、吴穀人等诗，愈趋愈下，尽可不观，无足深论。

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一八《蒋知节词》：昔有友人论及乾隆中诗人，推袁、蒋、赵为三大家，顾毁誉各半，迄无定评。适姚君春木在座，言随园出入诚斋、放翁二家，而善于变化。藏园以山谷为宗，而排算过之。瓠北学苏而离形脱貌，独出心裁。其气概皆足牢宠一切，惟去唐音尚远。少陵云：“老去渐于诗律细”，细之一字，概似未闻。盖未能敛才就范，是故能诗而不能词。余于诗无所解，未敢置喙，然博雅敏给如三家，后人正未易及。

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八：《小仓山房集》，佳者尚可得百首。《忠雅堂诗》、《瓠北诗钞》，百中几难获一。盖一则如粗鄙赤脚奴，一则如倚门卖笑倡也。

昭槱《啸亭续录》卷五《近代诗人》：诗之正宗，自沈归愚尚书没后，日见其衰，嗜学之士，皆以考据见长，无复为骚坛祭酒。袁子才、蒋心余、赵瓠北三家，恃其渊博，矜才骋辩，不遵正轨。毗陵诸家，自立旗帜，殊少剪裁。惟吴穀人株守浙西故调，不失查、朱风范。其余皆人各为学，正变杂陈，不相统一。近日惟吴兰雪舍人诗才清隽，落笔超脱，古诗原本道渊，近体取裁范、陆，实为一时独步。他若鲍双五之继躅七子，陈云伯之接踵西昆，法时帆之规摹王、孟，翁覃溪之瓣香苏氏，非不各有所长，然于正宗法眼，殊无取焉。

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五：乾隆中叶以后，士大夫之诗，世共推袁、王、蒋、赵矣。然其诗虽各有所长，亦各有流弊。好之者或谓突过前哲，而不满之者又皆退有后言。平心论之，四家之传，及传之久与否，亦均未可定。若不屑于传与不传，而决其必可不朽者，其为钱、施、钱、任乎？宗伯载之诗精深，太仆朝幹之诗古茂，通副泮之诗高超，侍御大椿之诗凄丽，其故当又求之于性情、学识、品格之间，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。今四家俱在，试合袁、蒋等四家并观之，吾知必有以鄙言为然者矣。

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一：钱宗伯载诗，如乐广清言，自然入理。“近时九列中诗，以钱宗伯载为第一，纪尚书昉次之。宗伯以古体胜，尚书以近体胜。汉军英廉相国，亦其次也。”
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三：毗陵有七子之目，为杨西禾、杨蓉裳、赵亿生、徐书



受、洪稚存、黄仲则及渊如七人。毕秋帆制军沅刻《吴会英才集》，为方子云、洪稚存、顾敏恒、黄仲则、王秋旆、杨西禾、徐书受、杨蓉裳、高东井、陈理堂及渊如、采薇十二人。

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卷六：吴中布衣，诗崇尚正轨者，自张永夫、盛青楼、过春山、沈方舟、沙白岸、张古樵后，继其声者陆红树、石远梅、吴瘦夫、杨蓉裳、祝淦樵诸子。

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六：次韵迭韵之诗，一盛于元、白，再盛于皮、陆，三盛于苏、黄，四盛于乾嘉间。王兰泉、吴白华、王凤喈、曹来殷、吴企晋诸人，大抵承平无事，居台省清班，日以文酒过从，相聚不过此数人，出游不过此数处，或即景，或咏物，或展观书画，考订金石版本，摩挲古器物，于是争奇斗巧，竟委穷源，而次韵迭韵之作夥矣。

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四：璞函而后，作者日盛而愈趋愈下。芝田朱泽生、晴波郑沅、蠡槎林蕃鍾、蕢渔沈起凤，间有可观。余则竞尚新声，务穷纤巧，几忘却其中甘苦。惟毗陵二张，溯厥本源，独求《风》、《骚》门径，不必学南宋，而意境自合。词之不灭者，二张之力也。

焦循《花部农谭》：梨园共尚吴音。花部者，其曲文俚质，共称为乱弹者也，乃余独好之。盖吴音繁缛，其曲虽极谐于律，而听者使未睹本文，无不茫然不知所谓。其《琵琶》、《杀狗》、《邯郸梦》、《一捧雪》十数本外，多男女猥褻，如《西楼》、《红梨》之类，殊无足观。花部原本于元剧，其事多忠、孝、节、义，足以动人；其词直质，虽妇孺亦能解；其音慷慨，血气为之动荡。郭外各村，于二、八月间，递相演唱，农叟、渔父，聚以为欢，由来久矣。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，市井中如樊八、郝天秀之辈，转相效法，染及乡隅。近年渐返于旧。余特喜之，每携老妇、幼孙，乘驾小舟，沿湖观阅。天既炎暑，田事余闲，群坐柳阴豆棚之下，侈谭故事，多不出花部所演，余因略为解说，莫不鼓掌解颐。

焦循《花部农谭》：余忆幼时随先子观村剧，前一日演《双珠》、《天打》，观者视之漠然。明日演《清风亭》，其始无不切齿，既而无不大快。饶鼓既歇，相视萧然，罔有戏色；归而称说，浹旬未已。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，鄙夫之见也。

公元1772年（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）

正月

初四日，上谕纂修《四库全书》。四库提要卷首：“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，奉上谕：朕稽古右文，聿资治理，几余典学，日有孜孜。因思策府缥緲，载籍极博。其巨者羽翼经训，垂范方来，固足称千秋法鉴。即在识小之徒，专门撰述，细及名物象数，兼综条贯，各自成家，亦莫不有所发明，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。是以御极之初，即诏中外搜访遗书，并令儒臣校勘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，遍布黄宫，嘉惠后学。复开馆纂修《纲目三编》、《通鉴辑览》及《三通》诸书。凡艺林承学之士，所当户诵家弦者，既已荟萃略备。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，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，惟搜罗益

广，则研讨愈精。如康熙年间所修《图书集成》全部，兼收并录，极方策之大观。引用诸编，率属因类取裁，势不能悉载全文，使阅者沿流溯源，一一征其来处。今内府藏书，插架不为不富。然古今来著作之手，无虑数千百家，或逸在名山，未登柱史。正宜及时采集，汇送京师，以彰千古同文之盛。其令直省督抚、学政等，通飭所属，加意购访。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、尺牍、屏幛、寿言等类，又其人本无实学，不过嫁名驰骛，编刻酬倡诗文琐屑无当者，均无庸采取。其历代流传旧书，内有阐明性学治法，关系世道人心者，自当首先购觅。至若发挥传注，考核典章，旁暨九流百家之言，有裨实用者，亦应备为甄择。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，向有诗文专集，及近时沉潜经史，原本风雅，如顾栋高、陈祖范、任启运、沈德潜辈，亦各着成编，并非剿说卮言可比，均应概行查明。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，家藏者或官为装印，其有未经镂刊只系钞本存留者，不妨缮录副本，仍将原书给还。并严飭所属，一切善为经理，毋使吏胥藉端滋扰。但各省搜辑之书，卷帙必多。若不加之鉴别，悉令呈送，烦复皆所不免。着该督抚等，先将各书叙列目录，注系某朝某人所著，书中要旨何在，简明开载，具折奏闻，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。有堪备阅者，再开单行知取进。庶几副在石渠，用储乙览。从此四库七略，益昭美备，称朕意焉。钦此。”

二十四日，刘星炜卒，年五十五。据蒋士铨《资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圃三刘公暨夫人余氏赵氏合葬墓志铭》（《忠雅堂文集》卷五）。《墓志铭》云：“公学术渊厚，著作盈篋，尤擅俚体文。在翰林撰著进拟文字，雅懿鸿穆，润烁纶绂，垂光典林。平居纂述，莫不本道师圣，酌纬体经，衡理镜词，镛式方轨，刻缕萌芽，一归精粹，故能动墨模锦，摇毫散珠。碑版所流，螭螭鳌戴者遍天下。”吴鼐《国朝八家四六文钞·思补堂文集题词》：“吾乡人之知治小学也，大兴朱先生道之；吾乡人之知治选学也，武进司空刘公道之。三十年间，塾师党人相授受以形声训故之学，上规侍中祭酒之言，得识文字缘起，其操觚染翰者条理略具，二公之教也。经术利人，通材成物，其效睹矣。”“吾师汪存南先生，司空高弟，述其《谭艺》四字云：‘清转华妙。’可谓至言。集中古体赋结响未坚，取材亦宽，然视明卢柟诸人皮剥肤附以为古者，有上下床之别。其他笺启序记，名贵光昌，尽去国初诸君浮侈晦塞之弊，卓然可传。盖司空于孟坚、孝穆、子安三家致力最久，而才气书卷足以副之。小儒好议论，以为入古太浅，非徒刻深，直是孟浪。余于词术私淑司空，抄《思补堂集》持择较严，正使弹苏纠杨之徒不得肆其口矣。”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八〇录其诗三首。

二月

十九日，沈廷芳卒，年七十一。据汪中《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状》（《述学别录》）。《状》云：“公学诗于海宁查编修慎行及编修弟侍读嗣璫，学文于方侍郎，并冲融醇懿，称其德量。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一：“仁和沈椒园庭芳，查声山学士外孙也。其尊甫麟洲先生，宰文昌，被累，戍宁夏。母查太淑人留居嘉善，不从行。椒园每岁南北省亲，极行路之苦。有诗云：‘秋生红豆辞南国，春到青铜赴朔方。’‘青铜’者，宁夏山名。又，‘云影有心随望眼，泪痕和线绽征衣’。为厉樊榭孝



廉所赏。沈歿后，张少仪有诗哭之，云：“塞上草枯双泪白，瀛州云净一襟清。”“草枯”，用裴子野事，盖纪实也。”王昶《蒲褐山房诗话》：“椒园风流儒雅，诗笔亦同，书法在兰亭、丙舍间。”（《湖海诗传》卷六）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七一录其诗四首。《国朝文汇》乙集卷六录其《顾凤苞诗序》等文三篇。

翁方纲自广东还都。据张维屏《翁覃溪先生年谱稿》（《碑传集三编》卷三六）。

三月

上巳日，朱筠举诗会于采石矶之太白楼，黄景仁诗名大噪。洪亮吉《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》：“三月上巳，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，赋诗者十数人，君年最少。著白袷，立日影中，顷刻数百言，遍视座客，座客咸辍笔。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，闻学使者高会，毕集楼下，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，一日纸贵焉。”（《卷施阁文甲集》卷一〇）毛庆善、季锡畴《黄仲则先生年谱》：“是诗吴思亭属梁山舟学士同书以刻石，学士欣然命笔。”黄所作为《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》，见《两当轩集》卷四。又，时黄在朱筠幕，洪亮吉《行状》云：“君日中阅试卷，夜为诗，至漏尽不止。每得一篇，辄就榻呼亮吉夸视之，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，或达晓不寐，而君不倦。”

初五日，朱筠与张凤翔、邵晋涵、章学诚、洪亮吉、黄景仁同游太平青山。越日返郡城。据《笥河文集》卷七《游青山记》。又，洪亮吉上半年在朱筠署，随历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安庆、庐州、凤阳、六安，遍游采石、青山、敬亭、黄山、齐云、齐山诸名胜，六月以归省旋里，七月仍赴太平。据吕培等《洪北江先生年谱》。

二十七日，邹一桂卒，年八十七。据彭启丰《资政大夫内阁学士加礼部尚书邹公行状》（《芝庭先生集》卷一七）。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六六录其诗一首。

会试。考官：内阁大学士刘纶、兵部侍郎觉罗奉宽、内阁学士汪廷珩。题“子曰君子求”二句，“吾说夏礼”四句，“人能充无而言”。赋得“匠成翘秀”得“多”字。据法式善《清秘述闻》卷七。

戴震报罢，南归时与胡亦常同舟月余。据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。又，与张锦麟同舟月余。锦麟慕其所学，归而肆力于经史，如恐不及。据李文藻《举人张君墓志铭》（《南涧文集》卷下）。

冯敏昌又不第，夏遂南还。据冯士铤《先君子太史公年谱》。

罗有高又不第。据彭绍升《罗台山述》（《二林居集》卷二二）。

扬州运使郑大进延蒋士铨主安定书院，蒋遂去越之维扬。其《四弦秋》杂剧、《雪中人》、《香祖楼》、《临川梦》传奇皆作于安定书院任上。据蒋士铨自编《清容居士行年录》。

赵怀玉过苏州，游天平、灵岩诸胜。据赵怀玉《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》卷上。

本月起，黄景仁历游黄山、九华。秋至安庆、六安，冬至颍州、凤阳，十二月归里。据毛庆善、季锡畴《黄仲则先生年谱》。



春

钱大昕补侍读学士。据钱大昕自编、钱庆曾校注《竹汀居士年谱》。

韩锡胙调松江府知府。夏，赴任。据刘耀东《韩湘岩先生年谱》卷上。

翁方纲始晤罗聘于钱载之木鸡轩。据罗聘《香叶草堂诗钞》卷首翁方纲序。

四月

二十五日，高宗御太和殿，传胪。赐一甲金榜、孙辰东、俞大猷进士及第，二甲李尧栋、李黎、裴谦、邹炳泰、吴俊、刘大绅、百龄等进士出身，三甲图敏、杨复吉、铁保、李翻等同进士出身。据《历科进士题名录》、《清通鉴》。

张九铨署始兴知县。本年著《海南集》。据张家栻《陶园年谱》。

五月

黄振自为《石榴记》小引。署“乾隆壬辰夏五月，柴湾村农自题”。小引云：“记昔年见《情史》、《艳异编》载张幼谦囹圄报捷事，惊为新奇，思必得孔东塘、洪昉思疏爽绵邈之笔演为传奇，付吴儿于红氍上，刻摹其大起大落、顷刻千里之生死宠辱、世态人情，当不知其胡然而吁天抢地，胡然而轩渠捧腹也。此志久而未就，耿耿于心者三十年矣。庚寅春……于是，不揣谬妄，自四月至六月，勉成十数出，因病中止。中冬始呵冻笔续成。就正江子樵所、蒋子星岩，相与指摘纰缪，较正舛讹。最后顾子茨山又令增入《神感》一折，至今年春方竣厥事。”又，蒋宗海序云：“即其所著《石榴记》观之，大抵有感于世俗初终反覆、炎凉势利之徒而出之。”（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卷一三）焦循《剧说》卷四：“如皋黄振字瘦石，自号柴湾村农，以‘张幼谦囹圄报捷’事演为《石榴记》。”梁廷楠《曲话》卷三：“《石榴记》，如皋黄瘦石振作也，词白都有可观。《神感》诸折，暗以《牡丹亭》作谱子；至《梦圆》折，则明白落玉茗窠臼。顾其自然情韵，即未必青出于蓝，而模山范水，庶几亦步亦趋也。”是剧本年刊行。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卷二〇。

六月

孙星衍受知于彭元瑞，入阳湖县学第九名附学生员。据张绍南《孙渊如先生年谱》卷上。

夏

庄圻与洪亮吉订交于宁国试院之青云楼。据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四。

杨芳灿应岁试于澄江，得与邵辰焕、储润书、孙星衍、吕星垣订交。据杨芳灿自订、余一鳌补订《杨蓉裳先生年谱》。



七月

既望，钱琦序郑王臣编《莆风清籁集》。署“时乾隆壬辰七月既望，仁和钱琦谨序”。（《莆风清籁集》卷首）[按，此序实为朱仕琇代笔。据蒋寅《清诗话考》下编二。]四库提要卷一九四：《莆风清籁集》六十卷，“国朝郑王臣编。王臣字慎人，一字兰陔，莆田人。乾隆辛酉拔贡生。官至兰州府知府。是集选兴化一府自唐至国朝之诗，凡三千余篇，作者一千九百余人。仿金元好问《中州集》例，于诗首详其人之里居出处、生平著作。并缀以各家评语，而所自著《兰陔诗话》亦附载焉，则朱彝尊《明诗综》例也。其仙游一县，本莆阳旧地，唐时析置。明郑岳撰《莆阳文献》，尝并载入。王臣则别为三卷，以示区别。然蔡襄、蔡京、蔡卞本为同里，襄以名流推重，遂收之莆田；京、卞以奸迹彰闻，遂推之仙游。郑樵夹漈草堂，今仙游尚有遗迹，而以其博洽，又移之莆田，则亦不符公论矣。”

杭世骏卒，年七十八。据应澧《墓志铭》（《道古堂全集》卷首）。[按，杭世骏生卒年，另有1696—1773（龚自珍）、1698—1773（《清史列传》）、1696—1772（许宗彦）诸说。]所著《续方言》二卷、《三国志补注》六卷附《诸史然疑》一卷、《石经考异》二卷，四库全书收录；《榕城诗话》三卷，四库存目著录。《道古堂文集》四十八卷《诗集》二十六卷乾隆四十一年刊行，光绪十四年汪氏振绮堂重刊，多集外诗一卷、集外文一卷、轶事一卷。据《贩书偶记》卷一五。王昶《蒲褐山房诗话》：“两浙文人，自黄梨洲先生后，全谢山庶常及先生而已。”（《湖海诗传》卷五）林昌彝《射鹰楼诗话》卷八：“仁和杭堇浦太史大宗著有《道古堂集》。太史博闻强记，口如悬河，诗亦豪爽。名句如‘客久长疑梦，愁多不当春’，‘归程约飞鸟，乡信问来船’，‘沙明鸥晒翅，月晓虎留踪’，‘玉涧萍开飞急雨，石床花动下幽禽’，‘松涛怒挟将崩石，海气遥封未泄云’，‘白云山中白云寺，僧与白云互主宾。有时山僧踏云出，白云与僧作主人。’”李慈铭《越缙堂读书记·道古堂文集、诗集》：“大宗学问贯串淹洽，以诗古文负重名。诗学少陵，仅得其腔调。古文亦少剪裁，而证据辨博，自非读破万卷者不能。”“大宗史学胜于经学，其文颇取藻于班、范，得气于韩、苏，而体例未精，纯驳不一。碑志之作，多沿俗称以徇时好，然古隽爽劲，时有可观。盖学人之才制，非作家之峻裁，虽不免词科习气，亦一世之杰矣。”“其论、辨、说、议诸作，予于甲寅之夏曾手录一过，今日读之，弥见其佳。与人书亦多隽作。《汉爵考》及所条卢氏《礼》注尤为精密。”“文博而采振，真鸿词人语也。其胎息于范蔚宗为多，惟拙于叙事，有清藻而乏笔力。”“其碑志之文拙于叙事。然徐文穆、梁文庄两《志》，独严整有体裁；其他传畸人瘁士及序记小品，吐属清华似范、谢，标举冷隽似皮、陆；《待月岩记》、《三殇瘞砖》两篇，尤一时之独绝。”“堇浦考据之文多未甚核，如……盖其学博综泛滥，强识而不审思。然每举一事，元元本本，罗列家珍，如言中书掌故，言家集，言年谱，言家谱，言朋友之服，言期功去官，皆条举数十事，真不愧博学鸿词也。”“大宗之文，雅贍富丽，不愧宏词之选，惟其考据则多不确。”“大宗诗分《橙花馆集》、《过春集》、《补史亭剩稿》、《闽行杂录》、《赴召集》、《翰苑集》、《归耕集》、《寄巢集》、《修川集》、《桂堂集》、《岭南集》、《闲居集》、《韩江集》、《送老集》共十四集。



《闽行杂录》者，其未第时应聘为福建壬子科乡试同考官时作也。《修川集》者，罢官后修《海宁志》时作也。大宗才情烂漫，诗学苏、陆，颇工写景。其刻秀之语，同时如厉樊榭、符药林等往往相近，所谓浙派也。其叙事咏古之作，用字下语，亦颇横老，又与同时全谢山为近，盖笔力健举，书卷尤足以副之，自非江湖涂抹辈所及。余最爱其《书汉书高后纪后》一首云：‘孝惠弃天位，吕后恣俶扰。后宫美人子，一一痛孤藐。代王亦侧室，非吕焉用剿。乃知平、勃谋，用意甚阴狡。专心媚长君，畏忌及黄小。济北一何愚，清宫殊草草。异哉兰台史，此义未搜讨。眇眇四皇子，阑入《恩泽表》。’卓识雄论，独出千古。”“堇浦诗亦秀爽，而风格太卑，无一真际语。”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七一录其诗四十五首。《国朝文汇》乙集卷六录其《黄氏书录序》等文十六篇。

八月

康基田题补雷州府同知，未到任。又檄署廉州府同知，复署钦州知州。据《茂园自撰年谱》。

高辰序汪启淑《切菴诗存》。署“乾隆三十有七年岁在壬辰桂秋下浣，西蜀同学弟高辰拜题于茸城官寓”。（《切菴诗存》卷首）《贩书偶记》卷一五著录《切菴诗存》八卷本年刊行。

九月

初八日，方东树（1772—1851）生。东树字植之，号副墨子，晚号仪卫老人，安徽桐城人。诸生。师事姚鼐，排斥汉学益力。阮元督众，辟学海堂，名流辐凑，东树亦客其所，不苟同于众。始好文事，专精治之，有独到之识，中岁为义理学，晚耽禅悦，凡三变，皆有论撰。年八十卒于祁门东山书院。著有《汉学商兑》、《书林扬觝》、《大意尊闻》、《向果微言》、《昭昧詹言》、《仪卫轩集》。歿后门人方宗诚刊布其书，名乃大著。事迹见郑福照《方仪卫先生年谱》、《清史列传》本传、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蒋士铨作《四弦秋》杂剧。自序云：“壬辰晚秋，鹤亭主人邀袁春圃观察、金棕亭教授及予宴于秋声之馆，竹石萧瑟。酒半，鹤亭偶举白傅《琵琶行》，谓向有《青衫记》院本，以香山素狎此妓，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，践成前约，命意敷词，庸劣可鄙。同人以予粗知声韵，相属别撰一剧，当付伶人演习，用洗前陋。予唯唯。明日，乃剪划诗中本义，分篇列目，更杂引《唐书》元和九年、十年时政及《香山年谱自序》，排组成章，每夕挑灯填词一出，五日而毕。呜呼！宪宗英断之主，虽强藩不靖，而将相得人，斥奸纳谏，柄不下移，可云盛矣。矧居易受特达之知，列在近侍，且使择官以济其贫，明良之会，岂衰世君臣猜忌者所及乎？乃《捕贼》一疏甫上，竟遭贬滴，固政府好恶之偏，而得旨施行，又何为者？岂以殿中论事、抗直干怒时，虽暂解于裴度一言，而宪宗厌薄之心究不能释，因而借以出之耶？呜呼！此青衫之泪所难抑制者也。人生仕宦升沉固由数命，若刘梦得、柳子厚、元微之辈，戾由自取，岂得与江州贬滴同日而语哉！填词虽小道，偶连类而论次之，俾知引商刻羽时，不仅因



此琵琶老妓浪费笔墨也。铅山蒋士铨清容氏书。”又，江春序云：“余读之而叹。叹夫太史之才之大，征引不出本事，而闺房婉转，迁客羁愁，描摹镂刻，一曲尽其妙，乃益笑昔人之拙。”署“秋声馆主人鹤亭江春识”。张景宗序署“乾隆癸巳六月中浣，东皋弟张景宗拜题于黄湾舟中”。（《九种曲》）梁廷楠《曲话》卷三：“《四弦秋》因《青衫记》之陋，特创新编，顺次成章，不加渲染，而情词凄切，言足感人，几令读者尽如江州司马之泪湿青衫也。”杨恩寿《词余丛话》卷二：“香山《琵琶行》，不过自写其沦落耳。《青衫记》以香山曾妮此伎，送客时始得重见，纳为篷室，命意遣辞，龌龊可鄙。茗生先生尝客扬州，偶见是剧，遂别填《四弦秋》院本，七日而成。就本诗布局，组织香山本传、宪宗时事，绝无添设，自具波澜，洵足洗《青衫记》之陋。《送客》一出，老伎口吻宛然，近日旗亭惟此出传唱更夥。”

十月

钱维城卒，年五十三。据王昶《刑部左侍郎赠尚书钱文敏公神道碑铭》（《春融堂集》卷五二）。《神道碑铭》云：“为诗仿李太白，为文疏通明粲，绝去雕饰。”《钱文敏公全集》乾隆四十一年眉寿堂刊行，凡《鸣春小草》七卷、《茶山诗钞》十一卷、《茶山文钞》十二卷。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一：“钱文敏维城诗，如名流入座，意态自殊。”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七九：“稼轩起家文学而练于政事，奉使苗疆，事未竟，以忧归，遂卒。故饰终之典特优。工画山水，秀骨天成，收入《石渠宝笈》甚夥。同时被宸赏者，与董文恪殆相颉颃。诗为画名所掩，然吐属清隽，皆非凡响。”录其诗五首。《国朝文汇》乙集卷一四录其《论鬼》等文十篇。

十一月

十六日，陆继辂（1772—1834）生。继辂字祁孙、修平，江苏阳湖人。嘉庆五年举人，八试礼部不第。大挑二等，选合肥训导。迁贵溪令，三年引疾归。著有《崇百药斋诗文集》四十四卷、《合肥学舍札记》八卷、《洞庭缘》传奇，辑有《七家文钞》。事迹见李兆洛《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》（《养一斋文集》卷一三）、《清史列传》恽敬传附、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二十三日，汤金钊（1772—1856）生。金钊字敦甫、勛之，浙江萧山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官至户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谥文端。著有《寸心知堂存稿》六卷。事迹见其自撰《雪泥鸿爪》（刊刻时其子修为之更名《先文端公自订年谱》）、鲁一同《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衔头品顶戴致仕光禄寺卿汤文端公神道碑》（《续碑传集》卷三）、《清史列传》本传、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十二月

十九日，以苏轼曾任凤翔通判，毕沅在西安为作生辰会。据史善长《弇山毕公年谱》。又，据张其锦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乾隆五十三年，毕沅每岁是日皆置酒高会，为

东坡作生日。

顾光旭官四川按察使。据王昶《甘肃凉庄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顾君墓志铭》（《春融堂集》卷五四）。

吴镇官山东陵县知县。据吴镇《松花庵游草》卷首自序。

冬

赵文哲晋户部主事，随军进讨金川。据王昶《恤赠光禄寺少卿户部主事赵君墓志铭》（《春融堂集》卷五三）。

洪亮吉以所负多，访蒋士铨、汪端光于扬州。蒋士铨解囊金助之，乃得归。据吕培等《洪北江先生年谱》。

本年

各省绅士及在朝者纷纷进献图书。李调元《淡墨录》卷一六《开四库全书》：“此三代、汉、唐以来未有之盛举也。于时各省绅士及在朝者纷纷奏进，惟江浙为多。而江浙各书家所奏尤多者，惟鲍士恭、范懋柱、汪启淑、马裕四家，为数至五六七百种。上嘉之，各赏内府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。其进呈一百种以上者，如江苏周厚堦、蒋曾莹，浙江吴玉墀、孙仰曾、汪如璫，以及朝绅之黄叔贤、励守谦、纪昀，并赏给内府初印《佩文韵府》各一部。”[按，汪启淑等人受赏在明年。据《碑传集补》卷四五《徽州府志·汪启淑》。]

沈清瑞作《扬州怀古》诗，有“琼花有恨无双蒂，明月多情只二分”之句。清瑞时年十五岁。据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卷四。又，王芑孙、石韞玉、张邦弼、顾礼琥、沈清瑞、赵基、景葵等作碧桃诗会当在此数年间。据《梧门诗话》卷四。

钱塘张宾鹤至海州，见凌廷堪诗词，大奇之。廷堪时年十六岁。据张其锦《凌次仲先生年谱》。

杨芳灿馆同里刘寅宾家。授诸孙经，即刘嗣富、刘嗣綰。据杨芳灿自订、余一鳌补订《杨蓉裳先生年谱》。

汪中与李惇、刘台拱、王念孙、邵晋涵订交。汪中治小学当在是时。据汪喜孙《容甫先生年谱》、《先君年表》。

戴震主讲浙东金华书院。刊自定《水经注》。至明年，未及四之一，而奉召入都矣。后在都踵成之，今不用校语之本是也。又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原稿名《绪言》，有本年菊月写本，程易田于丙申影抄。据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。

王鸣盛之白下，访江宁令陆兰村。向袁枚出示新作《赠内》诗。据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〇。

钱沅散馆授检讨，充国史馆纂修官。据袁文揆《御史钱先生沅别传》（《碑传集》卷五六）。

谢启昆出为江苏镇江知府。据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李海观任贵州印江县知县，在任一年左右。据道光《印江县志·官师志》（栾星



《歧路灯研究资料》)。

卢文弨主讲南京钟山书院。据张慧剑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。

赵翼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，遂乞归。据姚鼐《贵西兵备道赵先生翼家传》（《碑传集》卷八六）、佚名《瓯北先生年谱》。

孟超然以亲老乞归，遂不出。据陈寿祺《孟超然传》（《中华大典·明清文学分典》）。

章学诚始作《文史通义》。秋冬间所作《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》：“出都以来，颇事著述。斟酌艺林，作为《文史通义》。书虽未成，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，并以附呈。”胡适《章实斋年谱》据此及《南江文钞·与章实斋书》确定《文史通义》始作于本年。

黄钺编诗自本年始。黄富民《黄勤敏公年谱》：“编诗自是年始。大人嘉庆戊午除夕有‘祭罢诗篇商甲乙，自排卷帙起壬辰’之句。”

黎简作《芙蓉亭》传奇。据周锡馥《黎简年谱》。

高士熙编《湖北诗录》刊行。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卷三：“《湖北诗录》，钟祥高士熙编。不分卷，而依湖北各郡排比。首武昌，次汉阳，次黄州，次宜昌，次荆州，次安陆，次德安，次襄阳，次郢阳，大抵安陆一府之诗居十之四。盖士熙为其郡人，易于搜讨耳。乡曲之见，亦未能免。镂版于乾隆三十七年。版式局促，殊伤大雅，何得有大力者为重刻之。”

朱琰编《金华诗录》七十卷刊行。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卷三：“《金华诗录》六十卷《外集》六卷《别集》四卷，朱笠亭编次，乾隆三十七年汉州黄彬知金华府刻之。前有彬序。”“后有夏苏一跋，论金华诗源流最悉。”[按，《贩书偶记》卷一九著录是书明年刊行，当为刻成之年。]

倪国璉《春及堂诗集》刊行。据四库提要卷一八五。

刘纶《绳庵内集》十六卷、《外集》八卷用拙堂刊行。据《贩书偶记》卷一五。

苏州书坊刻《新编宋调全本白蛇传》五十集。据张慧剑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。

何凌汉（1772—1840）生。凌汉字仙槎、云门，湖南道州人。嘉庆六年拔贡生，明年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。九年成举人，十年成进士，授编修。官至户部尚书。谥文安。以书名，亦能诗。著有《云腴山房集》。事迹见阮元《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晋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何公神道碑铭》（《续碑传集》卷九）、《清史列传》本传、《清史稿》本传。

陶梁（1772—1857）生。梁（一作樑）字宁求，号凫芴，江苏长洲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官至礼部侍郎。著有《红豆树馆诗稿》十四卷、《红豆树馆词》八卷、《红豆树馆书画记》八卷、《国朝词综补遗》二十卷，辑有《国朝畿辅诗传》六十卷。事迹见《清史稿》本传、张慧剑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。

毛国翰（1772—1846）生。国翰字大宗，号青垣、青原，湖南长沙人。诸生。著有《麋园诗钞》八卷、《清湘楼》传奇。事迹见朱彭寿《清代人物大事纪年》、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一一。

金礼羸（女，1772—1807）生。礼羸字云门、五云，号昭明阁内史，浙江山阴人，



王县继室。著有《秋红丈室遗诗》一卷。事迹见《国朝诗人征略》二编卷四九、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卷七。

陈浩卒，年七十八。据朱彭寿《清代人物大事纪年》。王昶《蒲褐山房诗话》：“先生少日蜚声词馆，与赵副宪大鲸、李编修重华、诸赞善锦齐名。”（《湖海诗传》卷三）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六六录其诗十二首。《国朝文汇》甲集卷五六录其《宜兴卢氏忠节全编序》等文四篇。

边连宝卒，年七十四。据江庆柏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所收卒年最晚作者考》（《图书情报知识》2006年第1期）。蒋士铨《随园征士边君传》：“君诗出入昌黎、东野、香山、玉川间，才力纵恣，雄起北地，凡燕、齐千里内宗渔洋修饰描画家，见君皆震慑不敢抗。”（《忠雅堂文集》卷四）《边随园遗集序》：“今观其诗，脱绝町畦，戛然独造，才识邃衍，气力宏放，不名一家，而其言有物，诚有合乎风骚之旨。然君之所得尚有伏而不见者，岂特尽于此诗而已。”（《忠雅堂文集》卷一）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卷一一：“五古似昌黎，七古似太白，皆有奇气。七绝以风韵胜。”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卷二：“边随园亦北方诗人，诗尚清稳，无超诣也。”《晚晴簃诗汇》卷六八录其诗十首。《国朝文汇》乙集卷一录其《天官论》等文三篇。

赖晋卒，年五十六。据蒋士铨《知宾州赖君传》（《忠雅堂文集》卷四）。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七九录其诗三首。

吴城卒，年七十二。据邓长风《明清戏曲家考略·十四位清代浙江戏曲家生平考略》。

公元 1773 年（乾隆三十八年 癸巳）

正月

初十日，吴荣光（1773—1843）生。荣光字伯荣，号荷屋，别号可庵、石云山人、拜经老人，广东南海人。嘉庆四年进士。官至湖南巡抚、湖广总督。著有《白云山人文集》五卷、《诗集》二十三卷、《历代名人年谱》十卷。事迹见其自订、子尚忠等补订《荷屋府君年谱》、《国史馆传稿》本传（《碑传集三编》卷一三）、《国朝诗人征略》二编卷五一。

上浣，章学诚访邵晋涵于余姚，留数日。据胡适《章实斋年谱》。

朱筠奏请开局校辑《永乐大典》。据罗继祖《朱笥河先生年谱》。〔按，王昶《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》谓此奏在乾隆三十六年。〕

曹学诗卒，年七十七。据郑虎文《曹学诗传》（《碑传集》卷一〇五）。《传》云：“洎所著《香屑集》出，人争购为枕中鸿宝。四五十年间，言风雅者，必以先生为宗。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五：“曹震亭与史梧冈潜心仙佛，好为幽冷之诗。曹云：‘肃肃秋乾风，萧旷野无已。桥孤朽柱摇，落日动野水。’……皆阴气袭人。曹又有句云：‘秋阴连朔望，黯黯白云平。似听前村里，呼鸡有妇声。’此首便冷而不阴。”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卷一〇：“随园不喜曹震亭诗。然震亭诗幽峻，时有拔俗之致。”《国朝文汇》乙集卷一八录其《汉宣帝求故剑论》等文八篇。